

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

刘青松

(中南大学文学院, 湖南长沙, 410083)

摘要:新化方言形容词构形法与汉语普通话一样,有附加法和重叠法两种,但是它又有其独特之处:单音节形容词的前加成分非常丰富,其后加式有Ab哩(li)和Abb哩(li)两类;单音节形容词没有AA式重叠,其重叠形式有A闹A屎、A更A脑、A山A里等,附加式双音节形容词重叠为bbAA式、bAbA式和bA巴A式等。

关键词:新化方言;形容词;构形;附加;重叠

中图分类号:H174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672-3104(2005)06-0802-04

新化属于湖南省娄底市,位于湖南省中部偏西,资水中游,雪峰山东南麓。东与涟源、冷水江市交界,南与新邵、隆回县为邻,西与溆浦县接壤,北与安化县毗连。新化建县始于宋代。宋熙宁五年(1072),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开辟梅山,将梅山分为两县:上梅为新化县,隶属邵州;下梅为安化县,隶属潭州。建县后,宋王朝诏谕江西大批移民至新化,随后定居下来,而境内瑶族大都移居西北、西南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。故当时新化境内有主客户之分。由于新化县在历史上经历了民族离合、移民迁入等变迁,故县内方言情况十分复杂,颇为独特。就以下两点可见一斑:1)保存古音古义较多,如“涨水”之“涨”今普通话读[ㄓ ㄨ ㄤ ˋ],而新化话读[ㄓ ㄨ ㄤ ˋ],印证了钱大昕的“古无舌上音”;普通话“行走”一词,新化话只用“行”,而“走”仍为“跑”义。2)关于新化方言的归属,很难定论,至今有三种说法:一说认为属于湘方言的老湘语^[1],一说认为属于赣方言^[2],还有一说认为是湘语加西南官话的综合型方言^[3]。之所以如此,正是因为新化方言中糅杂了多种方言因素的缘故。

关于新化方言的调查研究,最早的是赵元任先生。1935~1936年,赵元任、丁声树、杨时逢、吴宗济、董同龢等5位先生调查了江西方言、湖南方言和湖北方言。杨时逢先生于1974年整理出版了《湖南方言调查报告》(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)。其中新化方言由赵元任先生调查记音,所记的是龙源村语音。20世纪50年代后期,以湖南师

范学院(今为湖南师范大学)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为主的方言调查组对全省80多个县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方言普查,于1960年9月编印出《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》。1993年5月,邓丽萍撰写了《新化音系及其声调声母实验》的硕士论文,对新化城关镇老派方言的语音系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。1996年4月,新化县志正式出版(湖南出版社),其中第二十九篇第三章“方言”记录了新化城关镇音系。1998年7月罗昕如先生出版的《新化方言研究》是关于新化方言调查研究的集大成著作,该书对新化方言的语音系统、词汇构成及语法特征进行了全面的描写,并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。

尽管如此,新化方言的许多方面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。本文主要考察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情况,并深入探讨了其语法特点。

一、新化方言形容词构形的类型

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,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类类型:一是重叠式,一是附加式。大致说来,双音节形容词采用重叠式,而单音节形容词既有附加式,也有重叠式。

新化方言形容词的附加式非常丰富,几乎每一个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有附加形式。附加式有前加和后加两种,如果用b表示附加成分,用A表示形容词的话,那末,前加式为bA,如:捞松、铁紧、拍饱、

箭直、缙细、拉粗；后加式则为 Ab 哩 [li] 和 Abb 哩 [li]，如圆滚(滚)哩、新崭(崭)哩、油烙(烙)哩、黄捞(捞)哩、嫩缙(缙)哩、凉洗(洗)哩。

重叠形式也多种多样，与普通话相比，要丰富得多。就单音节词而言，新化方言大部分形容词没有重叠形式，其余小部分采用十分独特的方式：1)“A 闹 A 屎”式，如：熟闹熟屎、癫闹癫屎、酸闹酸屎；2)“A 更 A 脑”式，如：鬩更鬩脑、歪更歪脑、软更软脑；3)“A 山 A 里”式，如：白山白里、红山红里、黑山黑里。至于双音节词，有三种形式：其一是与普通话一致的 AAB 式，如：舒舒服服、崭崭齐齐、闹闹热热、雷雷堆堆；其二是 bAbA 式，如：梆硬梆硬、捞轻捞轻、挤密挤密；其三是 bA 巴 A 式，如：苦咸巴咸、着神巴神、劈陡巴陡。

为了便于分析，现将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情况列成表 1。

二、新化方言形容词构形与普通话的异同

从表 1 中可以看出，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颇有特色，与普通话异多同少。具体地说，有如下几方面：

(1) 普通话中，单音节最普遍，也几乎是惟一的重叠形式是 AA(de) 式，如红红(的)、长长(的)、快快(的/地)。而新化方言中像“长、红、高、快、冷、厚”等绝大部分常见的单音节形容词没有重叠形式，它们要表示程度意义，往往通过附加式来实现(参见下文)。新化方言中也有少数单音节形容词可以重叠，不过它们的重叠形式比较独特，有两类：一是“A 闹 A 屎”式或“A 更 A 脑”式，这类重叠形式大都用于含贬义的形容词，如：懵、暴、丑、恶、傻、蠢等，重叠以

表 1 新化方言形容词的构形情况

构形法	附加成分(b)	构成形式	例子	普通话	备注
附加式	捞、拉、拍、稀、溜、清、令、焦、干、董、滚、梆、挤、铁、苦、箭、喷、钹、构、箭、劈、泡、蚩、锋、送、橙、緋、墨、滴	bA(唧)	捞稀、捞薄(唧)、捞松、捞轻(唧)、捞空、拉瘦、拉粗、拉碎、拉糜、拉瘦、拍满、拍饱(唧)、拍齐(唧)；稀烂、稀弄、稀散、稀碎、稀糟；溜圆(唧)、溜滑、溜壮、溜软、溜活；清臭、清醒、清甜(唧)；令光、令尖(唧)、令燥(唧)；焦干(唧)、焦湿、焦润；干高、干大、干长、干宽；懂高、懂大、懂长、懂宽；滚热(唧)、滚耐；梆硬、挤密；铁紧；苦咸；加淡；喷香(唧)；钹烧；构冷、构凉；箭直(唧)；劈陡；泡松(唧)；蚩重；锋快；送白(唧)；橙黄(唧)；緋红(唧)；墨黑；滴苦	-	
		Ab(li)·Abb(li)	毛茸哩·毛茸茸哩；密匝哩·密匝匝哩；老胀哩·老胀胀哩；嫩缙哩·嫩缙缙哩；细缙哩·细缙缙哩；轻缙哩·轻缙缙哩；嫩笋哩·嫩笋笋哩；油烙哩·油烙烙哩；新崭哩·新崭崭哩；齐崭哩·齐崭崭哩；香喷哩·香喷喷哩；弯救哩·弯救救哩；黄潭哩·黄潭潭哩；硬梆哩·硬梆梆哩；丑亚哩·丑亚亚哩；咸苦哩·壮巴哩·壮巴巴哩；壮滚哩·壮滚滚哩；活溜哩·活溜溜哩；滑溜哩·滑溜溜哩；鬩溜哩·鬩溜溜哩；圪呵哩·圪呵呵哩；凉洗哩·凉洗洗哩	-	
重叠法		AABB	闹闹热热、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、发发跳跳(很机灵、很活泼)、崭崭齐齐、清清爽爽、雷雷堆堆、精精恭恭、潜潜心心、欢欢喜喜、乖乖吹吹(漂漂亮亮)；	+	
		bbAA	捞捞稀稀、构构凉凉、硬硬梆梆、弯弯救救、密密匝匝	-	
		bAbA	焦干焦干、拉瘦拉瘦、挤密挤密、橙黄橙黄、稀弄稀弄、滴苦滴苦、铁紧铁紧、捞松捞松、懂高懂高	+	
		bA 巴 A	焦干巴巴、拉瘦巴瘦、挤密巴巴、橙黄巴黄、稀弄巴弄、滴苦巴巴、铁紧巴巴、捞松巴松、懂高巴高	-	
		A 闹 A 屎	癫闹癫屎、蛮闹蛮屎、懵闹懵屎、暴闹暴屎(暴躁且不讲理)、歪闹歪屎、弯闹弯屎、蠢闹蠢屎、傻闹傻屎、硬闹硬屎、软闹软屎、黄闹黄屎、白闹白屎。	-	
		A 更 A 脑	鬩更鬩脑、蛮更蛮脑、懵更懵脑、暴更暴脑、歪更歪脑、弯更弯脑、蠢更蠢脑、傻更傻脑、硬更硬脑、软更软脑、黄更黄脑、白更白脑。	-	
	A 山 A 里	白山白里、黑山黑里、红山红里、黄山黄里	-		

后意义得到强调,贬义的色彩也更浓;除此之外,某些表示具体可感的表示状态的词,也可以有这种形式的重叠,如黄、白、红、黑、蓝等颜色及歪、斜、弯等词,它们重叠以后,表示人们不喜欢的意义。如黄闹黄屎(黄更黄脑),本意想要红、白等其他颜色而非黄色;弯闹弯屎(弯更弯脑),本来想要直而不能得直,都不如人意。

(2)新化方言双音节形容词中,合成式的如普通话一样可按AABB的方式重叠,重叠后程度加深,如乖乖吹吹(非常漂亮)、闹闹热热(非常热闹)、雷雷堆堆(非常愚笨)、发发跳跳(非常机灵、活泼)。在普通话中,已带附加成分的形容词只能按**bAbA**的形式重叠,没有其他形式,如“笔直”,只能说“笔直笔直”,不能说“笔笔直直”。而新化话中已经通过附加式构形构成的形容词,其重叠形式可以是**bAbA**式,如:捞稀捞稀、梆硬梆硬、拉瘦拉瘦、构凉构凉、泡松泡松、溜滑溜滑;也可以是**bbAA**式,如:捞捞稀稀、梆梆硬硬、拉拉瘦瘦、构构凉凉、泡泡松松、溜溜滑滑;还可以是**bA 巴 A**,如:捞稀巴稀、梆硬巴硬、拉瘦巴瘦、构凉巴凉、泡松巴松、溜滑巴滑。

(3)就附加法而言,新化方言比普通话丰富得多。普通话中前加式的前加成分极为有限,在新化方言众多的前加成分中,普通话也用的只有稀、溜、焦等3个,并且范围比新化方言窄,如普通话说说焦干、焦湿,但不说焦润;说稀烂、稀散,但不说稀乱、稀糟;说溜滑、溜活,但不说溜圆、溜圈、溜壮、溜软。至于后加式,普通话中只有红、黑、绿、沉等少数的词(主要是表示颜色的)可带叠音的后缀,如红彤彤、黑乎乎、绿油油、沉甸甸等,而新化方言许多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带一个单音节后缀再加哩[li],表示新的语法意义。如:油烙哩、丑亚哩。而且这些单音节后缀可以重叠为双音节,如:毛茸茸哩、密匝匝哩、油烙烙哩、香喷喷哩、新崭崭哩、壮巴巴哩、丑亚亚哩、圪溜溜哩。

三、新化方言形容词构形法 各形式之间的关系

上文我们初步分析了新化方言形容词构形之后各形式的特点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。首先,我们发现新化方言的重叠式与附加式常配合使用。如:有前加式的“bA”,就有与之对应的前加重叠式**bAbA**、**bbAA**、**bA 巴 A**等形式:捞松

捞松、捞捞松松、捞松巴松;有**bA 唧**[],就有与之对应的**bAbA 唧**:清甜清甜唧。同样,有后加式“Ab哩”,就有与之对应的后加重叠式“Abb哩”:壮巴巴哩。

就附加式而论,如前表所述,据构词词缀**b**与词根**A**的关系,大致分前加式和后加式两大类。前加式与后加式的区别不仅仅在于**b**的前后位置之别,如有前加式“bA”却没有后加式Ab,而只有“Ab哩”;有前加式“bA 巴 A”,却没有后加式“Ab 巴 A”。一般说来,构词词缀“哩”,是后加式的标志,即每一个后加式都有构词词缀“哩”,而前加式却没有。

各形式之间有大致的分工:前加式中,“bA”是基本形式,A一般能单独使用,加上b则是程度加深。如:紧——铁紧(很紧),臭——清臭(很臭);**bAbA**是前加式中表程度最深的,相当于形容词的最高级,如:铁紧铁紧(紧得不能再紧了),拉瘦拉瘦(瘦得不能再瘦了)。特别是当**bAbA**中的第一个b的读音有意加重、加长,更是如此。前加式中,带构词词缀“唧”的形式,即“bA 唧”“bAbA 唧”,一般所描述的事物性质是令人喜爱的。如有“清甜唧”“清甜清甜唧”“令燥唧”“令燥令燥唧”,却没有“滴苦唧”“滴苦滴苦唧”,即表示令人厌恶性质的形容词A的形式不能带“唧”。但是,没带“唧”的形式“bA”“bAbA”“bbAA”这三者是“中立”的:词“A”的性质可以是令人喜欢的,也可以是令人讨厌的。如既有“清甜”“清甜清甜”,也有“滴苦”“滴苦滴苦”“捞松”“捞松捞松”“捞捞松松”。而“bA 巴 A”式则带有不合人意、不满的贬义色彩,比较“捞松捞松”与“捞松巴松”“铁紧铁紧”与“铁紧巴紧”“墨黑墨黑”与“墨黑巴黑”“挤密挤密”与“挤密巴密”等可以清楚地看到,前一词是纯客观的,而后一词则更清楚地说明人们并不喜欢这样。

后加式的各形式之间的分工,与前加式一样:“Ab哩”为基本式,“Abb哩”是最高级,如:圪溜溜哩——圪溜溜哩,毛茸哩——毛茸茸哩,黄潭哩——黄潭潭哩,老胀哩——老胀胀里,黄捞哩(煎烤食物黄而脆)——黄捞捞哩,后一词比前一词表示的程度更高。

从同一个词根A的各种形式能否同时成立来看,前加式中“bA”、“bAbA”、“bA 巴 A”三者都能同时成立,如:劈陡——劈陡劈陡——劈陡巴陡,令尖——令尖令尖——令尖巴尖,焦湿——焦湿焦湿——焦湿巴湿;而“bbAA”则不一定与前三者一致而同时成立,如“构冷”,可以说“构冷构冷”,也可

以说“枸枸冷冷”,还可以说“枸冷巴冷”;而“清醒”,可以说“清醒清醒”,也可以说“清醒巴醒”,但不能说“清清楚楚”;“墨黑”,可以说“墨黑墨黑”,也可以说“墨黑巴黑”,但不能说“墨墨黑黑”。“bA 唧”与“bAbA 唧”具有一致性,共同出现,如:泡松唧——泡泡松松唧。后加式中,“Ab 哩”与“Abb 哩”总能同时成立。

从同一个形容词 A 能否有前加式、后加式两种形式来看,大多数形容词或者只有前加式,或者只有后加式。少数形容词既有前加式,又有后加式,但对于同一个形容词 A 来说,大多数情况是前加式的词缀 b 和后加式的词缀 b 不是同一个成分。如:“壮”的前加式为“溜壮”,后加式则为“壮巴里”或“壮滚哩”;“黄”的前加式为“橙黄”,后加式“黄潭哩”。极少数前加式与后加式的词缀 b 完全相同。如:香:喷香——香喷哩,硬:梆硬——硬梆哩。有趣的是,“喷香”“梆硬”和“崭新”已是普通话中的词汇。

附加式构形中的构词词缀 b 可以从三方面分类:1) 从 b 与 A 的相对位置来看,有的 b 只可放在 A 前,如“清”(清臭),“焦”(焦干),“拉”(拉粗);有的只可放在 A 后,如“亚”(丑亚哩),“烙”(油烙哩),“缙”(嫩缙哩);极少数 b 既能放在 A 前,又能放在 A 后,

如“崭”(崭新、新崭哩),“溜”(溜滑、滑溜哩)。2) 从与 A 搭配的关系来看,有的 b 只能与一个 A 搭配,如“劈陡”的“劈”,“箭直”的“箭”;有的能与多个 A 搭配,如“拉”(拉瘪、拉粗、拉碎、拉糜、拉瘦)、“捞”(捞稀、捞薄、捞松、捞轻、捞空)、“缙”(细缙哩、轻缙哩、嫩缙哩)。3) 从 b 的词汇意义来看,可分两种:一种是只表示程度加深这样纯粹的语法意义,相当于普通话的“很”“非常”,如“捞轻”中的“捞”。另一种从表面上看,只是表示程度加深的语法意义,但隐含着 b 自身的词汇义,如“箭直”指像射箭一样直,“劈陡”指像用斧子劈的一样陡峭。所以,根据这些词例概括词缀的含义,如果仅只指出是“程度副词”,相当于普通话中的“很”,那是不够的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鲍厚星, 颜森. 湖南方言的分区[J]. 方言, 1986, (4): 257-272.
- [2] 周振鹤, 游汝杰. 湖南省方言区划及其历史背景[J]. 方言, 1985, (4): 273-276.
- [3] 李蓝. 湖南方言分区述评及再分区[J]. 语言研究, 1994, (2): 56-75.
- [4] 罗听如. 新化方言研究[M]. 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 1998.

The formation of adjectives in Xinhua dialect

LIU Qing-song

(School of Literature,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, Changsha 410083, China)

Abstract: The formation of adjectives in Xinhua dialect is similar to Chinese mandarin, including affixation and superposition.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features. i.e. Xinhua dialect is rich in pre-additional elements to single-syllable adjectives, and the post-additional form has two kinds of AB 哩 & ABB 哩. There is no AA style superposition in single-syllable adjectives, with plenty of A 闹 A 屎, A 更 A 脑, A 山 A 里 and so on. The superposition of affixational double-syllable adjectives includes BBAA, BABA, BA 巴 A etc.

Key words: Xinhua dialect; adjectives; formation; affixation; superposition

[编辑:苏慧]